

杜宏剛

劉 玲

邱瑞中

鄭福田

韓登庸

曹惠民

主編

韓國文集中的清代史料（七）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杜宏剛

劉 黔

邱瑞中

鄭福田

韓登庸

曹惠民

主編

韓國文集中的清代史料（七）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桂林 ·

目錄

凌壺集

李麟祥著 〇〇一

果菴集

宋德相著 〇一一

順菴集

安鼎福著 〇二一

在澗集

任希聖著 〇七五

石北集

申光洙著 一〇七

旅菴遺稿

申景濬著 一二一

小山集

李光靖著 一四九

保晚齋集

徐命膺著 一五七

豐墅集

李敏輔著 二〇一

霄橋集

安錫倣著 二五一

艮翁集

李獻慶著 二六五

樊巖集

蔡濟恭著 三二五

雙溪遺稿

李福源著 四三三

李參奉集

李匡呂著 四四一

本庵集

金鐘厚著 四四九

三山齋集

金履安著 四八三

海左集

丁範祖著 四八九

李麟祥 著

凌壺集

送金進士日進 益謙游燕

負劒攜書多苦情。憐君歲暮入長城。可憐季子觀周路。易水前頭弔慶卿。

其二

大凌河水濺車盡。狼子山雲秣馬殘。可憐每歲金縢役。不道遼西行路難。

其三

野燐蒼蒼多漢骨。車中夜宿獨歎歔。風雨晦冥雞不唱。篝燈暗誦晚村書。

其四

歲暮深河卧老柳。天寒華柱杳僊翎。江南萬里紅雲盡。落日休登望海亭。

其五

貂裘亂撲雪花斑。日黑風悲山海關。關外錦車流不斷。哀歌誰問季文蘭。

其六

市經半櫟胡音翻。未忍攜來教子孫。雨磨土蝕周王碣。猶守文宣古廟門。

其七

海波不沒嗚呼島。野土可增安市城。殺盡強兵與義士。誰開遼瀋四干程。

過雲峰如恩峙。路傍石上刻萬曆癸巳歲仲

夏月征倭都督劉綬過此感而有賦。

荒荒衆山交。赤暉黯生涼。亂滾濺征鑕。陰風裂客裳。古道日崩圯。戰墟雲滂洋。維昔劉都督。奉詔征蠻方。五月度雲峰。萬里辭吳閭。血汗灑甲馬。瘴氛鏢綠槍。緩驅執金鼓。顧眎生雪霜。渾渾三丈石。當途襲容光。公命磨其顛。大字刻琅璫。永紀萬曆事。鎮此二南疆。新秋草樹繁。前夜風雨狂。茲石在空山。猶噓雲氣長。墜盡行人淚。哀此如恩岡。

驢通信使

戎錦百箱勞我心。大夫羔袖瘴氛深。周天北望羲輪仄。禹貢西悲碣石沉。玩象艱貞存素履。獻身夷險抱丹忱。越山採葛何時已。倦和征人雨雪吟。

其二

瑤珮華衣獨自傷。繁霜正月詠東皇。天窮不辨乘槎路。斗迴空尋採藥航。泣向滄溟扶日轂。夢登河漢捧雲章。龍蛇起陸愁重說。聖德曾回草木光。

其三

征馬顧鳴出漢城。滄洲前路劇愁生。聊憑六漠驂玉馱。欲向三山射金鯨。秋浦文章風水爛。松雲石碣日星明。清宵鼓柝空懷古。橘酒蘆觴許細傾。

其四

玉管銅絲饒苦音。青娥彈劒髮衝簪。錦帆雲泊珊瑚

樹彩轄香傳橘柚林。涉盡東溟賓日出。仰觀南斗在天心。可憐海內多兄弟。未信神州久陸沉。

其五

一曲離舟淚滿觴。沒雲臺下水茫茫。荒莎改岸愁麻女。老石鳴波訊磬囊。夜靜琴書參海若。春晴冠珮照蠻方。島花水竹韶光遍。回憶龍樓獻祝章。

其六

象笏朱衣鎮鰐魚。舵樓百尺擁羣書。到蠻載籍非秦故。涉海冠裳是漢餘。日月浮杯養積氣。風濤撼枕宿歸墟。肝顏鬚髮神攸勞。領取夷王問起居。

其七

蹈就魚龍意卻閒。天長蠻海徙鵬艱。烏雲自盪三郎廟。赤日如焚富士山。八教遙宣趨弁服。五經傳誦解雕顏。彩樓百里連朱舫。大帶深衣看往還。

送李學士

惟秀赴燕序 甲戌

國家自失兵機。歲事虜人而命行臺糾使事。遂爲常典。李子深遠實膺是選。而戒麟祥一言以贈行。余告之曰。使事禮乎。曰。是亦禮也。曰。虜有可乘之釁。則伐之爲義乎。曰。然。曰。傳曰。著誠去僞。禮之經也。又曰。禮也者。義之實也。夫時以事之。時以伐之者。不爲不誠不義。則使事爲行權制變爾。豈禮之實也。易之履之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蓋言禮制

有定分也。彼以夷狄而君主中華。使大行人掌時會殷同之禮。而子居陪臣之列。執幣惟謹而已。則是果爲易之時義歟。昔趙簡子問子大叔以揖讓周旋之禮。對曰。是儀也。非禮也。夫禮。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天地之經。民實則之。彼以夷狄而倣先王外朝之禮。待陪臣以罷窮之民。以鞭呼趨。禁慢朝錯立者。而子則委蛇而進。折旋而退而已。則是果爲天經地義而無愧于大叔之言乎。昔太王事獯鬻。以小事大。勢也。以聖人事夷狄。權也。權與勢。不謂之禮也。況以夷狄而君主中華。天下共攻之可也。況我邦有不世之讐。而可以以禮事之乎。夫事之非誠。畏彼之兵強馬壯爾。若習熟日久。而遂以使事爲常典。則何以勸天下之義。余竊悲之。夫使虜非禮。乃用師之權宜。而變時制變之術也。夫用師有經。權內外之分。養士所以正邦。明義所以固人心。理財訓農。所以養兵。立綱振紀。所以行師。伐罪。此經以治內之法。擇使所以規敵。厚幣所以誘敵。含怨忍痛。所以克敵。此權以制外之術也。爲人臣者。何忍一日忘此義。嗚呼。國家之屈辱已甚。人心之懷憤彌久。苟使奉命之臣。常明此義。秉其威儀而糾正征夫。不生釁於夷虜。而使師律默行於其中。則彼驕我怒。而又屈終伸。敵有可乘之機矣。此豈非使事之終始耶。昔魯侯盟唐。而春秋書曰。謹

之也。况歲事讐庭而習熟日久遂以爲常典則余恐天下之不復反正焉。願子審於名義達於經權使執轡負旗之卒亦能知耻無一日而忘兵則禮制始定矣。

送黃參判赴燕序 乙亥

嗚呼。天下方亂。君子之道勞苦退而在野而不能潛其名進而在朝而不能行其志。君子無以爲樂於世者。非有文章之正義理之明。有以自信而不懼。則於後世何所傳信。夫以魯仲連之高不能不事游說以管仲之賢不能自立名節者。所遇之時不幸也。然管仲之仁。夫子與之曰。豈若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余謂非仲之功不可以當此義。而若仲連則誠高。使新垣衍竟去帝秦。則仲連必死。連固賢於管仲矣。嗚呼。皇運旣訖。天下不復文明。君子處於氣數之末而生於蠻貊之方。能有以自信而不懼者。可謂難矣。窮則近於道達則遠於義。君子審於時義而已。又何懼乎。易之剝之象曰。碩果不食。復之彖曰。見天地之心。剝復之交。君子處之。故天運有時而崩亡而義理有不泯者。勢力有時而制四海而一夫有不從者。非復君子孰秉此義。若謂國存則可仕身存則道伸而假托聖人之行權以爲審於時義而不之耻者。豈非管仲之罪人乎。念自弘光南渡以後。天

下不復秉義。有以八閩兩粵存其年而不稱帝者曰天命靡常有以丁丑死義諸臣爲近名者曰時旣往矣不必世講復讐之義。自中州薄於海外未聞有一士以大義自任者。甚至樂赴虜庭托徃役之義而不之耻。豈不悲哉。尚記十年以前與數三朋友潛講大義以俟天下之一治。黃公叔子著南明紀以存甲申以後十九年皇統著陪臣傳以明小邦秉忠之節其道勞苦而義明而文正。蓋將退而潛其名而進而行其志焉。及公爲大夫未能以此義爲去就世之譏之者曰黃叔子爲大夫而不言也。愛之者曰黃叔子爲大夫而不言也。夫譏之者未必能達聖人之權愛之者未必能知聖人之道是可謂明於時義者歟。噫。君子之道勞苦而公固不能潛其名矣。公能委蛇其跡而終保令名使所著之書信之天下後世而有以見其志則庶不得罪於仲連之門而於九合一匡之義幾矣乎哉。余竊俟之公以朝命使虜庭而不敢辭余悲其行書此以贈之。

跋

三科便覽跋 丙子

皇朝萬曆三科便覽別軍職王某家藏也。丁丑之變惟我宣文王以鳳林大君入瀋陽有華人豐田王三姓者不忍難髮從大君東來大君館于宮門

外厚遇之。及王卽位。講北伐之策。錄用三人者。大策未究而王薨。至我肅王述。宣文王之志。築壇于北苑。以祀神宗皇帝。名曰大報。每歲三月。潔牲幣陳樂器以祀之。祀之日。王必躬詣。而亦命三人者之孫來觀祀事。國人悲之。及我嗣王復述。二王之志。錄用三人者之後。豐氏已絕。田氏已著。顯命授王氏之孫某軍職。賜予劔鎧甲。護衛御駕。國人榮之。王某遂進。萬曆三科便覽。其先祖楫爲山東濟南人。登己未科。與袁公崇煥同門生。官至陝西按察使。從大君東來者。蓋楫之子也。王覽而感之。命藏于春官。命謄一本。卷首載傳教。以賜王其卽此卷也。嗚呼。原刻已斷爛軼失。而年式履歷間有存者。按癸丑科總考。爲臺山葉公向高暨方從哲。五經分考得士。履歷可考者三十三人。而論賢邪最著者。書考張公延登。門生有周延儒。詩考周公曰庠。門生得范景文。禮考周公炳謨。黃公立極。門生得霍維華。張慎言。丙辰科總考官軼。五經分考得士。履歷可考者二百九十人。而論賢邪最著者。易考官軼。門生有馬士英。書考官軼。門生得錢士升。詩考成公基命。門生得瞿式耜。徐公紹吉。門生有楊維垣。己未科總考。爲史公計諸少師韓公爌。五經分考得士。履歷可考者二百七十六人。而論賢邪最著者。易考錢公象坤。

門生得施邦曜。書考官軼。門生有張有譽。詩考竹公詩教。門生得袁崇煥暨王楫。趙公興邦。門生得姜曰廣。嗚呼。皇運之衰。實自萬曆。而人才亦莫盛于萬曆。雖以此卷所載論之。索性爲惡而罪滿天下者。惟馬士英周延儒二人。在于善惡之間者。惟楊維垣張有譽二人。其餘八君子。其忠直賢能。足以尊主正邦。立人紀而救世亂。委任一二君子。亦足以有爲。而不究其用。竟使天下左袒而莫能救。豈非天耶。若王楫行能不著。而其子能不薙髮以辱身。而從大君東來。是義士也。意楫亦賢士。而世其家者歟。謹識此卷。以俟國有義舉。而王氏之孫有執鈞以從者。

識

桃花扇識

丙子

桃花扇一書。演稗說作優戲本。供兒女笑噓。而明季事有可攷者。其所謂作者雲亭山人。似若髮難而心存者耶。然扮其兄曰老贊禮。無名氏也。扮其舊君曰弘光帝。小生也。貌像醜怪。自滅倫理。而曰此書有關於天下後世者何耶。其漫述曰每當演戲。笙歌靡麗之中。或有掩袂獨坐者。則故臣遺老也。燈炮酒爛。唏噓而散。其小引曰肯趣本于三百篇。而義則春秋。又曰一字一句。抉心嘔成。又曰識焦桐者。豈無中郎。余姑俟之。俟之何意歟。余意桃花扇似若借優戲。以鼓

動遺民悲憤之心者耶。其罵筵一場。挿入錢謙益主
鐸與阮姦一滾說。其截磯一場。評曰寧南此死。泰山
耶鴻毛耶。千古不解。其劫寶一場曰。明朝天下。送
在黃得功之手。俱有所見。而其末評曰。南朝三忠。史
閣部心在。明朝。左寧南心在。崇禎。黃靖南心在。
弘光。心不相同。故力不相協。明朝之亡。非亡于流
寇。實亡于四鎮。而責尤在黃。其意若謂。僅力則天下
事猶復可爲耶。嗚呼。余看此書。竊有痛於左良玉舉
兵一事。夫弘光失德。天下至今悲憤。而以其君臣
大倫則。崇禎弘光何分焉。姦臣雖起。大獄太子
不辨真假。而東林餘人盡殲。寇迫門庭。而爲將臣者
不思赴難。乃倒戈而攻。曰將除君側之惡。可謂忠乎。
明史載良玉檄書。引胡澹事。暴揚祖宗過失。尤無臣
分。而特以論列姦臣之罪甚悉。故天下快之。然良玉
一叛。南朝兵力分而大事遂去。余謂。明朝之亡。非
亡于建虜。實亡于良玉之手。嘗見鄒漪啓禎野乘。論
左帥非叛。而牧齋深旨其言云。噫。錢謙益辱身敗節。
反愧馬士英內應一疏之死。而乃又護良玉之叛。滅
君臣之倫。何其無忌憚之甚耶。明季史論多謬。如鄒
漪所述。反有愧於桃花扇矣。偶書志感。

宋德相 著

果菴集

宋德相，字叔咸，世稱果菴先生（一七一〇—一七八三），朝鮮肅宗三十六年，清康熙四十九年九月二十七日生，朝鮮正祖七年，清乾隆四十八年正月七日卒。

果菴先生生有異質，不嬉笑戲狎，尊意聖賢之學，立心律己，必以讀書窮理爲先，識者知其爲德器也。年四十，代撰《參議公祭並庵權先生文》，情文該備，參議公見而大奇之。英祖二十九年，筮任爲翊衛司洗馬，不就。英祖三十四年七月，右議政申晚筵奏，以其學術精深，清修飭己，上即命抄選，除侍講院諮議。後歷任司憲院主簿辭遞、特拜司憲府持平、承政院同副承旨兼成均館祭酒等職。其爲人耿直，通儀制、禮法，甚得上賞識。後因朝中有人誣陷而入獄，卒於獄中。有《傳心錄》、《果菴集》。

《果菴集》由宋德相五代孫宋秉煜搜集其遺文編次而成，並於附錄中編入果菴先生之「行狀」和「墓表」，於一九二九年初鉛活字印刷刊行。一九三三年經增補以木板印刷重新刊行。全書計